

世界文学
名著宝库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 著

下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珍

第二十章 托普西

一天早晨，奥费利娅小姐正忙着家务时，忽然听到圣克莱尔在楼梯脚下喊她。

“下来，姐姐，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奥费利娅小姐一边下楼，一边问，手上带着毛线活。

“给你手下添置了样东西——你看，”圣克莱说着，随手把一个八九岁光景的黑姑娘拉了过来。

这是一个属于黑人中最黑的小女孩，长着一对亮晶晶的圆眼睛，像小玻璃球似地闪闪发光。这时她正机敏而惴惴不安地打量着屋里的每一样东西。新主人客厅里的一切让她惊奇不已，她微微张着嘴，露出一排白而亮的牙齿。一头厚厚的卷发，编成了许多根小辫子，向外散开去，竟如阳光四射。她站在那里，一副精明、狡黠的神情；表面却装出严肃庄重的哭丧样子——像一层面纱，欲掩本来面目。就这样，两种神情怪异地结合在她的脸上。她身上穿着一件用麻袋片缝成的又脏、又破的衣服，叉着双手，一本正经地站着。总之，这小东西看上去确有些怪——正如奥费利娅小姐后来所说的那样，“像个异端”。因而弄得这位好心肠的小姐惊慌失措，转脸向圣克莱尔道：

“奥古斯丁，你把这小东西带到这儿来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让你来教育她，按部就班地训练她啰。我认为她是黑人中相当稀奇的小东西。过来，托普西，”他喊道——就像一个人想唤起他的狗儿的注意似的，“给我们唱首歌，跳个舞吧。”

她那双玻璃球般明亮的黑眼睛闪着顽皮、逗人的灵光。接着，这小东西一边用清亮的小嗓子唱起一支调子怪异的黑人歌曲，用手和脚打着拍子；一面以惊人的速度疯狂旋转着，啪啪地拍着双手，碰着双膝；同时，嘴里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喉音——这是黑人音乐的特点。最后，翻了一两个筋斗，拖长尾音——如汽笛声般怪诞，猛地一下子落在地毯上；立刻又叉起双手，平静地站在那里，表现出一副极为驯服而庄重的虔诚神情——只是这种神态不时为她眼角旁射出的狡黠的目光所打断。

奥费利娅小姐异常惊讶，瞠目结舌地站在一边。圣克莱尔依然像个调皮的孩子，望着奥费利娅小姐的这副样子，很是得意。接着，他又吩咐那小女孩道：

“托普西，这就是你新的女主人，我把你交给她，你可要规规矩矩啊！”

“是，老爷，”托普西答道，那双狡黠、顽皮的眼睛不停地闪动着，表面却是一本正经。

“记住，托普西，你要学好。”圣克莱尔说。

“是，老爷。”托普西又眨了眨眼睛，依旧恭顺地叉着双手。

“喂，奥古斯丁，你到底要干什么？”奥费利娅小姐说，“你家到处都是这种讨厌的小东西，走路不上心都会踩着。我一早起来就看见门后睡着一个，门口的脚垫上又躺着一个，从桌子底下又露出一个黑脑瓜来——

珍

这些小东西站在栏杆上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嘻嘻哈哈，还在厨房的地板上翻筋斗。你又带来这么一个干什么？”

“让你来教育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老爱宣扬教育，我想我一定要给你送一个新抓来的试验品，让你做个试验，按你的要求教育她。”

“我可不要好，现在我忙不过来。”

“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你们会组织个什么社团，找个什么可怜的牧师到这些未开化的人中间去混日子。我倒想看到你们把那些未开化的人带回自己家中亲自去进行教化，可是没有！你们一遇上这种情形，不是说他们太脏，太讨厌，就是太麻烦，如此等等。”

“奥古斯丁，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样想的。”奥费利娅小姐说，口气显然软了点，“嗯，这可真算是传教士真正的差事。”她说，一面望着托普西，比先前亲切些了。

可见，圣克莱尔这一着正灵，奥费利娅小姐一直十分警觉地听着。“不过，”她补充说，“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又买上这么一个小东西。家中有的是，那些就足够我花全部时间、精力去应付了。”

“就这样了，姐姐，”圣克莱尔把她拉向自己身边道，“说了这么一大堆废话，我真该向你道歉。其实，你真好，我这些话都是无的放矢。对了，这个小女孩的情形是这样：她家主人是一对酒鬼，开一家低级饭馆；我每次路过那里，总听到她的尖叫声和挨打挨骂声，听得我烦极了。她生得聪明，滑稽，也许还可以把她教育过来，所以我把她买了下来，现在送给你试试看，用你们新英格兰正统的教育方法来训练她，看看结果如



何。我没那个能耐，你是知道的，你就试试看吧。”

“唉，那我只有尽力而为了，”奥费利娅小姐同意了。然后便朝这个新门徒挨近，那个样子就像一个人怀着善良的意图向一只黑蜘蛛靠近似的。

“她脏得可怕，还半裸着身子。”奥费利娅小姐说。

“那就先把她带下楼去，叫人把她好好洗洗，换上衣服。”

奥费利娅小姐亲自把她带到厨房里。

“真不明白圣克莱尔老爷又弄这么个小黑鬼来干什么，”黛娜一面很不友好地打量着这个新到的小女孩，一面说，“我手下可用不着她。”

“呸！”罗莎和简用极端鄙夷的口吻说，“让她滚远点，老爷又弄来这么个下贱的黑不溜秋的小鬼干什么，真不明白！”

“去你的吧，并不比你黑到哪里去，罗莎小姐。”黛娜随后开口道——她觉得罗莎最后的那句话有些含沙射影。“你好像把自己个儿当作白人，其实你什么也不算，既不像黑人，也不像白人，我可是要么做白人，要么做黑人。”

奥费利娅小姐瞅见这帮人没有一个愿意过来替新来的小东西洗澡、穿衣，便只得亲自动手了。其间，只有简勉强帮了点忙，却也显得极不乐意。

叙述一个无人过问，又邋邋惯了的孩子的第一次盥洗的具体情形，对文雅人来说，真可说不堪入耳。其实，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在十分恶劣的环境里生活和死去。这种情状对于他们的同类来说，简直是骇人听闻。奥费利娅小姐真是心诚志坚，说到做到。她果敢上阵，开始替托普西清洗，身上第一处令人作呕的脏地方

藏



珍

都洗到了。老实说，在清洗过程中，她不可能显得和颜悦色——虽然教义总要求她极尽忍耐之能事。清洗过程中，当她看到小女孩肩膀上和背上一条条长长的鞭痕，一块块大的伤疤——她生长在这种制度下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时，奥费利娅小姐油然而生怜悯之心。

“你看，”简指着疤痕说，“这不充分证明她是个顽皮鬼吗？我看，我们也得好好给她点苦头吃。我就恨这种小黑鬼，讨厌透顶。我真不明白，老爷怎么会把她买回家来。”

她所指的这个“小黑鬼”正以那种惯常的恭顺和哭丧脸的神情倾听着所有这些评说。忽然，她那双亮的眼睛一下子瞥见了简耳朵上的那副耳环。

清洗完毕，给她穿上了一套得体的衣服，头发也给剪得短短的了。奥费利亚小姐这才比较满意地说，她看上去比先前文明多了，同时在脑海中构想着更成熟的教育规划。

“你几岁了，托普西？”

“不知道，小姐，”小鬼精答道，一面咧嘴笑了笑，露出一排白牙。

“连自己的岁数都不知道！难道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吗？你妈妈是谁？”

“从来没有妈妈，”小女孩答道，一面又咧嘴笑了笑。

“从来就没有妈妈？你在说什么？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从来没出生，”小女孩继续否定着，一面还是咧嘴一笑，那样子活像一个小鬼精。如果这时的奥费利娅小姐灵感活跃，想象丰富的话，她也许会把这个小东西相



像成刚从魔怪国度里捉来的一只黑不溜秋的小妖怪。但奥费利娅小姐竟毫无灵感，她呆板如故，一副认真的样子。这时，她变得稍微严厉了些了，说：

“你不能这样回答我的问题，小姑娘，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告诉我你是在哪儿出生的，你爸爸是谁？妈妈是谁？”

“从来没出生，”这小东西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更肯定：“从来没有爸爸，从来没有妈妈，从来什么也没有。我和许多小孩一起是一个拍卖商养大的，照管我们的是一个老大娘。”

显然，这孩子说的是实话，简在一旁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

“唉，小姐，这种孩子多的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拍卖商当便宜货买回家来，养大了再去供应市场。”

“你在你主人家过了多长时间？”

“不知道，小姐。”

“一年？一年多？还是一年不到？”

“不知道，小姐。”

“哎，小姐，像这类下贱的黑人，他们什么都说不清楚，他们没有时间概念。”简又插嘴说，“他们不明白什么叫一年，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的。”

“你听说过上帝吗，托普西？”

显然，小女孩对此莫名其妙，但还照例咧咧嘴笑了笑。

“知道你是谁创造的吗？”

“我想谁也没造我，”小女孩短促地笑了笑答道，她似乎觉得这问题挺逗人的，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说：

“我想我是自个儿长出来的，不是谁造出来的。”





“你会做针线活吗？”奥费利娅小姐问；同时心里想着，自己该问一问这小东西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不会，小姐。”

“你会干什么呢？——你先前为你的男女主人做些什么？”

“打水，洗盘子，擦刀子，还侍候人。”

“他们待你好吗？”

“还可以吧，”小女孩答道，一边狡黠地溜了奥费利娅小姐一眼。

奥费利娅小姐对这段谈话比较满意。问完之后，她站起身来。圣克莱尔正靠在她的椅背上。

“姐姐，摆在你眼前的是一块处女地，把你的思想灌输进去吧——这里需要你拔掉的东西不是很多。”

奥费利娅小姐的教育观点和她别的观点一样，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观点一百年以前在新英格兰流行过，并且，在一些不通火车的偏僻、朴实的地方，至今依旧保留着，用简短的话来表述，大体内容是：教育他们——在人家对他们说话时，要强心听；作教义问答，做针线活；识字，读书；如果说谎，就用鞭子来教训他们。当然，在如今教育大发展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已显得落后了。可是，我们许多人仍能记得，我们的祖母辈确实曾经用这种教育方法造就出一批相当出色的人物——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她开始全力以赴地对这个野孩子施行教化。

家里人都知道这个小女孩成了奥费利娅小姐正在教化的门徒。由于托普西在厨房里老遭白眼，奥费利娅小姐决定把她训养的主要活动范围限制在自己的卧室里。



奥费利娅小姐的自我牺牲精神确实令我们一部分读者赞赏，迄今为止，她自己房内的理床，打扫诸事都是她亲自动手干的，绝不肯让任何使女插手帮忙。现在她决定忍痛割爱，让托普西在这里动手实践，习得这套本领。噢，真是不简单啊——如果诸位读者也曾有过如此经历，那么他们必定能切身体会到奥费利娅小姐的这种牺牲精神了。

第一个早晨，奥费利娅小姐就把托普西带进了自己卧室，开始严肃认真地传授起她理床的艺术与秘诀。

瞧，这时的托普西——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满头心爱的小辫儿也已被剪得一干二净；外面套着一条浆得漂亮、整洁的围裙，正毕恭毕敬地站在奥费利娅小姐面前，脸上那副庄重表情活像送葬人。

“托普西，现在我就来教你怎样理床，我对整理床铺非常讲究，你必须严格按照我所说的做”

“是，小姐。”托普西深深叹了口气答道，一副哭丧着脸的严肃神情。

“喏，托普西，看着：这是床单的边，这是床单的正面，这是背面——记住了吗？”

“记住了，小姐，”托普西又叹了口气应道。

“好的，下面的床单必须包住长枕头——像这样，然后，整整齐齐地掖在褥子下面——象这样，看清楚了吗？”

“看清了，小姐，”托普西回答，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

“可是上面的这条单子，”奥费利娅小姐接着演示道，“必须这样铺盖下来，然后在放脚的那头平平整整地掖好——像这样，窄边铺在放脚的一头。”

珍

“是，小姐，”托普西像前面一样应答着——我们得在这时补上一个奥费利娅小姐毫无觉察的情况；就在这位诚心诚意的小姐转过身去，一心一意操作的时候，她的这个小门徒竟伸手抓了一副手套和一条丝带，灵巧地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接着立刻又象先前一样，规规矩矩地叉着双手，站在那里。

“托普西，现在你来做给我看看。”奥费利娅小姐说着，一面把上下两张床单拉开，然后坐了下来。托普西从头到尾非常认真、灵巧地实习着，奥费利娅小姐颇为满意。她把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扯平每一道皱纹，自始至终，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就连她的导师见了也深受感动。就在她即将结束之际，不料一时疏忽，丝带的一头竟从那只袖口飘了出来。这东西一下子引起了奥费利娅小姐的注意，她猛扑过来，抓住丝带问，“这是什么？你真是个淘气的坏孩子——你偷了丝带！”

丝带从托普西的袖子里给扯了出来，可她竟毫不慌张，只是以一种万分惊诧神态注视着丝带，仿佛莫名其妙。

“天哪，这是菲利小姐的丝带吧！它怎么会钻到我的袖子里呢？”

“托普西，你这个淘气的孩子，不许你撒谎，是你偷了丝带。”

“小姐，我发誓，我没偷——我根本就没见过这条丝带。”

“托普西！”奥费利娅小姐问，“你知道不知道撒谎是坏事？”

“我根本就没有撒谎，”托普西回答，一副正儿八经的神态，“我刚才说的全是实话，决不撒谎。”



“托普西，如果你还这样撒谎，我可得用鞭子抽你啦。”

“天哪，小姐，你就是抽我一天，我还是这样说。”托普西开始哭诉了，“我根本就没见过这条丝带，肯定是被我的袖子挂住了，肯定是菲利小姐丢在床上，卷进被单里，然后就钻进到我的袖子里了。”

托普西无耻的当面撒谎惹得奥费利娅小姐异常恼火，她一把抓住这小东西，使劲地摇着。

“别再撒谎了！”

这么一摇，竟把那副手套从另一只袖筒里给摇了出来，掉在地板上。

“看见了吧！奥费利娅小姐说，“你现在还要跟我说没有偷丝带吗？”

托普西当即承认自己偷了手套，但仍然否定丝带之事。“听着，托普西！”奥费利娅小姐说，“如果你全部承认，这一次我就不拿鞭子抽你。”在这般严厉的督促之下，托普西终于全盘承认了，并哭丧着脸，再三表示愿意悔改。

“好，现在你说说，到这儿以后，你还偷过些什么东西——昨天我还让你到处乱跑呢，你一定还偷过些什么东西。告诉我，你都拿过些什么东西，我不会用鞭子抽你。”

“哦，小姐，我拿了伊娃小姐脖子上带的那串红红的小玩意。”

“是吗，你这个淘气的孩子——嗯，还有呢？”

“我拿了罗莎的耳环，颜色红红的那副。”

“现在就去给我拿过来，两样都拿来。”

“天哪，小姐，我拿不出来——我都给烧掉了。”

藏



“烧掉了？胡说八道，快去拿过来，不然我可用鞭子抽你啦。”

托普西哭了，一边哭着，一边大声争辩着，说她真的拿不出来，“都烧掉了，没有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奥费利娅小姐问。

“因为我淘气——我确实太坏了，我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

就在这时，伊娃走进屋来，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脖子上依然戴着那串珊瑚项链。

“咦，伊娃，你的项链是在哪儿找到的？”

奥费利娅小姐问。

“找到的，不，我今天一直戴着啊。”伊娃说。

“是的。真好玩，姑姑，昨天一晚上都戴着，睡觉的时候忘记取下来了。”

奥费利娅小姐坠入五里烟雾中，茫然不解。这时，罗莎也进来了，头上顶着一篮子刚烫好的衣服，那双珊瑚耳环在她耳朵上直摇晃，奥费利娅小姐见了，越发迷惑了。

“我不知道该拿这孩子怎么办！”她无可奈何地说，“托普西，你究竟为什么要跟我说你拿了这两样东西？”

“嗯，小姐，你一定要我招认啊；可是我又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招认。”托普西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擦眼泪。

“可是我当然不是让你招认你从未做过的事啊！”奥费利娅小姐接着说，“这也叫撒谎，和刚才撒谎是一回事。”

“天啊，是吗！”托普西说着，摆出一副天真、惊诧的样子。



“哼，这种调皮鬼没一句真话，”罗莎说道，愤愤地望着托普西。“我要是圣克莱尔老爷，非用鞭子抽她个皮开肉绽不可——让她好好尝尝那个滋味。”

“不，不！罗莎，”伊娃口气严厉地说道。这孩子居然能时时表现出一种大人味。她严肃地说，“不许你这么说话，罗莎，我听不得那种话。”

“天哪，伊娃小姐，你的心太好了，你不懂怎样对付黑人。我告诉你吧，除了狠狠地揍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罗莎，”伊娃喝道，“住嘴，不许再说一句这种话了。”只见这孩子双目炯炯闪亮，面颊胀得通红。

一时间，罗莎被怔住了。

“谁都看得出，伊娃小姐完全具备圣克莱尔家族的血性，说话激动起来，真像她爸爸。”罗莎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伊娃正站在那里望着托普西。

这里站着两个孩子分别代表了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出身显贵，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眼睛深嵌，额头饱满而富有灵性，举止温雅；另一个则皮肤黑乎乎，机灵，狡黠，畏畏缩缩，却不乏机敏。她们是两个各族的代表：一个是撒克逊人，生长在世世代代享有高度文明、统治权、教育，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环境里；另一个则是非洲黑种人，生长在世世代代遭受压迫，屈辱，愚昧无知，劳苦和充满罪恶的环境里，)

这种思想朦胧地缭绕在伊娃的心田里，只是一个孩子的思想通常是相当模糊，不确定，更多地带有本性色彩，伊娃纯洁的心田中，有许多这类思想在酝酿着，活动着。只是她还无法明确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当奥费利

珍

娅小姐历数托普西淘气、邪恶行径时，伊娃的脸上显露出迷惘而忧郁的神色，她天真地说：

“可怜的托普西，你为什么要偷东西呢！现在有人好好地照应你了。我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你，只是希望你不再去偷了。”

有生以来，托普西第一次听到了一句热心话。伊娃话语中甜甜的腔调，说话时亲切的一举一动，都奇妙地感动着托普西那颗粗野的心。她那双机敏、晶莹的圆眼睛里隐约有泪花闪烁，随即却轻轻地笑了一声，像往常一样又咧开了嘴——不！一个生来听惯了辱骂的人，现在突然听到了一句那么温暖的话，是难信以为真的。

可是到底怎么管教托普西呢？奥费利娅小姐觉得这关在是个难题。她那套教育规划似乎行不能，她想自己得为这个教化工作慎重地思考一番。于是，作为缓兵之计，同时也由于她有一种想法——认为黑屋子里可以使人生成某种德性，奥费利娅小姐便把托普西关进了一间黑屋子，要一直关到她考虑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为止。

“我看这个小东西终究是不打不成器。”奥费利娅小姐当着圣克莱尔的面说。

“行啊，那你就打吧，随你的便，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我把她全权委托给你了。”

“孩子不打不成器，”奥费利娅小姐说，“我还没听说过不打就能把孩子教育好的。”

“哦，那是当然，”圣克莱尔说，“你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有一点建议，我看过她的主人有时用拨火棍揍她，有时用铁锹或火钳一下子把她打倒在地，总之，什么顺手就用什么打。想想看，既然她已经习惯了如此被挨揍，那你打起来恐怕得拼命使劲才行，

否则恐怕难以奏效。”

“那拿她怎么办呢？”奥费利娅小姐说。

“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圣克莱尔说，“我希望你自己去找答案，她已成了一个只能用鞭子来管束而鞭子对她却已失去效用的人，这种人在我们南方非常普遍，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实在没办法，我根本没见过像她这样的孩子。”

“我们这儿像这样的孩子比比皆是；还有这样的大人呢，用什么办法来管束他们呢？”圣克莱尔说。

“我不知道，也管不了，”奥费利娅小姐说。

“我也不知道，也管不了啊，”圣克莱尔说，“报上间或登载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无耻暴行，比如普吕那样的事件，是怎样产生的呢？其中很多是由于双方的心肠都逐渐硬化的结果——奴隶主变得越来越残忍，奴仆则变得越来越麻木。鞭子和辱骂如同鸦片酊，使人感觉愈来愈迟钝，欲达到同等强度的刺激，药的剂量就得随之而增加，刚作奴隶主时，我便明白了这道理，我拿定主意决不开那个头，至少要保住我原本的天性。结果是：我的仆人们一个个变得像惯坏了的孩子。不过，我依然认为这总比双方残忍不堪相待要好些。姐姐，你一直跟我谈教育他们的责任，于是，我就给你一个孩子，让你做个试验，亲自试试看，她只是我们这里成千上万黑孩子中的一个。”

“这种孩子是你们现行制度的产物，”奥费利娅小姐说

“这我知道，可已经造成了，已经存在了——问题是究竟对这些人该怎么办？”

“啊，反正我并不感谢你让我来做这个试验。既然

藏

珍

是义不容辞的事，我会坚持到底，尽力而为的。”奥费利娅小姐说。从此以后，她果然把令人赞叹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这个小门徒的教化工作中去了。她给托普西规定了每天作息时间，要完成事务的项目，并着手教她识字，做针线活。

这小女孩识字相当快，她以出奇的速度学会了字母，并且不久就能阅读简明读物了。可是，针线活对她来说就是件麻烦事了。这小家伙像猫一样灵活，轻巧，像猴子一样生性好动，针线活的束缚使她厌恶透顶。因此，她不是把针折断，偷扔到窗外或墙缝里，就是把毛线缠得一团糟，扯断或弄脏，甚至把满满的一轴子线团一下偷偷扔掉。她的动作简直像一位熟练的魔术师那般敏捷，而且她控制面部表情的本领也不亚于魔太师。就这样，虽然奥费利娅小姐也觉得接二连三地发生些意外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无法看出破绽来——除非她整天什么也不干，专门留心来监视她。

托普西很快就成了全家出名的人物。她变着花样逗趣扮鬼脸，维妙维肖地模仿各种人的形态。而她在跳舞，翻筋斗，爬高，唱歌，吹口哨，耍口技这些方面的天资，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游戏的时候，全家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追随着她，一个个张大嘴巴，羡慕她，佩服她——就连伊娃小姐也不例外，看得出，她对托普西那套怪异的魔法着了迷，就像一只鸽子有时会被一条花花绿绿，灿烂夺目的大蛇吸引住一样。奥费利娅小姐看到伊娃这么爱跟托普西在一块玩，心中很是惶恐，便去跟圣克莱尔说，要他尽早防范。

“咳，随她去，”圣克莱尔说，“托普西不会妨碍她的。”